看世界

香蕉

王毅

洪都拉斯位于中美洲北部，北临加勒比海，南濒太平洋的丰塞卡湾，东、南同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交界，西与危地马拉接壤，首都位于特古西加尔巴。其国民经济主导产业为农业，工业基础较为薄弱，香蕉、咖啡和矿产是该国主要出口产品。

作为历史上著名的“香蕉共和国”，香蕉并没有让其变成一个富裕国家。至今，它依然是拉丁美洲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统计显示，2023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344.8亿美元，人均GDP为3250美元。

洪都拉斯在特定时期成为世界最大的香蕉出口国之一并非偶然。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如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地，为香蕉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得益于此，当地早在成为“香蕉共和国”之前，便已广泛种植该作物了。

1870年，一位名叫洛伦佐·贝克的船长从牙买加运回一船香蕉，在美国新泽西州售卖。此后，香蕉迅速成为美国最畅销的水果之一。很快，美国便出现了一大批贸易公司，他们涌向全球，寻找最好的香蕉产地以及最佳的运输路径，以洪都拉斯等为代表的众多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就是在这个时期进入他们视野的。

最初，贸易商们采取的是到各家各户收购香蕉的策略。不过显而易见，相较于美国快速增长的消费市场，这种方式太低效，也太难统一质量水平了。

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在小说《百年孤独》中这样描写道：“他（贸易商）从随身携带的工具箱里取出光学仪器，俨然钻石商人般仔细检视香蕉，再以特殊的小手术刀加以分解，用药剂师的天秤称重量，用枪炮工的脚规量宽度。”从他们这副视若珍宝的模样中不难看出，贸易商们真正渴望的并不是水果本身，而是其带来的巨额利润。而想要将香蕉“暴利”最大化，则迫切需要建设以大规模生产和标准化种植为特点的大型香蕉种植园。

1899年，洪都拉斯第一次将本国土地的特许经营权授予美国水果贸易商瓦卡罗兄弟。作为交换，瓦卡罗兄弟承诺会在当地修建铁路。然而，洪都拉斯人没有想到，这些人并没有兑现承诺。

洪都拉斯国家统计局局长、社会学家欧亨尼奥·索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吐槽过这段受骗的历史，称“洪都拉斯从来没有贯穿全国的铁路线”。

1902年，洪都拉斯政府再次将5000公顷土地租给美国商人弗雷德里克·斯特赖奇。后来，另一位美国商人塞缪尔·塞穆赖从斯特赖奇手上拿到了这片土地的特许经营权，并在洪都拉斯创办了库亚梅尔果品公司。1929年，塞穆赖将库亚梅尔果品公司卖给联合果品公司，换取了后者的股份。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股权操作，至1933年，塞穆赖成为联合果品公司的最大股东，执掌了这家巨无霸公司。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联合果品公司等为代表的外国资本已经控制了洪都拉斯的主要经济部门。这些跨国企业不仅占据了洪都拉斯北部大片土地，建起了一眼望不到边的香蕉种植园，还控制了该国交通、电力、制造业等经济命脉。

统计显示，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洪都拉斯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香蕉出口国之一。但这项一骑绝尘的贸易数据，却没能让洪都拉斯经济发展水平出现起色。一方面，香蕉出口的绝大部分利润被外国资本攫取，洪都拉斯本国得到的收益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单一的产业结构使得洪都拉斯经济极为脆弱，只要香蕉市场出现波动，整个国家经济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在洪都拉斯的香蕉园里，工人的处境极为艰难。美国历史学家约翰·索鲁里在其著作《香蕉的报复：洪都拉斯的环境代价，美国的消费增长》中写道，工人们住的营房拥挤不堪、通风不良，“像养鸡场一样逼仄”。香蕉种植园的“工作时间”从半夜开始，“凌晨3点前后，他们（劳务承包商）就会对厨师大喊大叫，让厨师起床做早餐”。

除此以外，洪都拉斯的生态环境也遭到了极大破坏。由于种植园种植结构极其单一，因而很容易受到香蕉流行病以及虫害的影响。为了应对病虫害，这些企业大规模使用毒性很强的化学药品——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病虫害滋生，使用化学药品又损害了工人健康和环境，而工人为了生计又不得不继续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

面对这些令人发指的恶劣行径，洪都拉斯人民从未停止反抗。20世纪初的数十年间，洪都拉斯香蕉种植园的工人多次发起罢工。

“1929年，危机突然爆发。纽约证券交易厅的崩溃动摇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基础，就像一块巨石落在小水塘一样砸在加勒比身上。咖啡和香蕉的价格直线下跌，销售量也剧减。”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其著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这样描述那段动荡的岁月。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政治动荡后，1974年3月，洪都拉斯等7个拉美香蕉生产国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举行部长级会议，决定对出口香蕉征收每磅（1磅=0.454千克）1美分至2.5美分的附加税。同年9月，洪都拉斯等5个拉美国家成立香蕉出口国联盟。

从1975年起，洪都拉斯政府宣布取消外国贸易公司的一切特许权，并把他们控制的部分土地收归国有。随后，洪方又接管了由外国资本控制的码头和铁路，把香蕉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掌握在自己手中。由此，洪都拉斯迈出了摆脱资本控制、发展民族经济的第一步。

如今，在洪都拉斯的香蕉园内，香蕉树依旧葱茏。洪都拉斯正积极与更多南方国家合作，向着多元化发展的目标不断前进。对于这个饱经苦难的国家而言，香蕉“记录”了痛苦的过去，也有望见证光明的未来。

日本职业教育的得与失

陈益彤

日本素以工匠精神闻名于世。多年来，一代又一代职业技术人员不断继承传统、守正创新，成为日本制造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支柱。而在其背后，离不开日本职业教育体系的支撑。

日本现代职业教育可以追溯至明治维新时期。当时的日本主要依靠模仿西方生产模式推动工业化进程，因而社会方方面面均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为解决这一问题，日本设立了大量培训工业、农业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为日本现代化奠定了人才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社会百废待兴，对于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大幅提升。尤其是196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确定之后，日本重化工业快速发展，已有的职业教育培养体系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在产业界的强烈要求下，日本政府于1961年颁布了《高等专门学校设置标准》，决定设立高等专门学校教育体制，招生对象为初中毕业生，学制为5年。

从1962年起，高等专门学校在全日本各地不断涌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高专成为不少学生的第一选择，竞争十分激烈，入学名额“一席难求”。学界普遍认为，正是这一时期培养出的大批工科专业职业技术人才，支撑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

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日本职业技术教育经历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扩围。当时，日本开始进入产业结构转型期，一批新产业出现，传统产业也普遍升级，这对职业技术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服务这些行业企业，日本开始扩展职业教育所覆盖的专业领域，并推进高中职业教育与大学对接。

进入21世纪，日本职业教育的重点开始转向新兴领域，并强化国际交流合作。IT工程、能源、护理、防灾减灾均成为日本职业教育的新热点。还有大量外国留学生来到日本，专门接受职业教育培训。

目前全球职业教育研究机构普遍认为，日本的国家职业教育体系是相对比较成功的，当地职校学生就业“内定率”甚至超过了许多普通大学。大量优秀职校学生甚至在还有一年多才毕业时，就已经被日本大企业看中，提前与其签订了就业协议。

从课程设置与职业资格匹配度看，由于日本社会对于职业资格认证高度敏感，很多学校都以通过国家级资格考试为“终极目标”，并针对此开设系统性培训课程。以护理专门学校为例，很多学校在完成基本护理技能培训后，会专门拿出整年的时间，帮助学生考取护理专门资格，堪称“职教版”刷题加强班。当然，也有业内人士抨击，这样的培训方式对学生执业能力的真正提升效果有限，而且会让学生的学习目的变得更功利，反倒不利于他们日后更好地服务患者。

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由于日本经济具有明显的区域集中性特点，因而许多地方政府纷纷根据当地特色开设职业教育学校，推动专业技能人才“自产自销”。如以化工医药产业见长的富山县，就与当地高专院校合作，开设与产业需求相匹配的课程，包括化学工程、制药技术等，既培养了大量适应本地企业需求的技术人才，又促进了地方化学工业和医药产业的发展。

另有不少专家尤其推崇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模式。在日本，许多职校将课堂开设在企业中，让学生通过参与实际项目积累经验，通过“干中学，学中干”，促进学生无缝衔接进入职场。如东京一家游戏专门学校长期与索尼、任天堂等大企业合作，不仅允许学生现场观摩，而且还会推荐优秀学员直接到企业实习，将教育与就业紧密挂钩。

尽管如此，日本职业教育体系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在少子化、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职业教育学校生源不足将成为必然现象。这意味着，对于学校和学生而言，曾经的“一席难求”将很快转换为“买方市场”。面对严重不足的生源，学校的筛选能力将可预见地降低，培训的严谨程度也有很大可能出现下降。另一方面，日本职业教育虽然向新兴领域有所倾斜，但受制于师资力量、生源水平、办学能力等客观因素制约，因而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领域仍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这些都将成为日本职业教育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课题。

印象

活的自然博物馆

从厄瓜多尔首都基多起飞，经过约1个小时的行程，浩渺无垠的太平洋上露出一片褐色土地。随着飞机下降，由仙人掌、灌木与碎石交织的旷野逐渐浮现眼前。这里就是记者此行的目的地——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巴尔特拉岛。

加拉帕戈斯群岛诞生于四五百万年前的海底火山喷发。赤道、洋流交汇赋予这里与众不同的气候，而其远离大陆的地理环境也孕育了独特的生态系统，当地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也成为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重要灵感来源。

1959年，为纪念达尔文并深入研究当地生态环境，查尔斯·达尔文基金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支持下成立。随后，基金会又与厄瓜多尔政府携手建立查尔斯·达尔文研究站，致力于保护动植物、救助濒危物种，并帮助它们重返自然。

“加拉帕戈斯”一词源自西班牙语，意为“龟”。数百年前，象龟曾遍布群岛各地。然而，由于过度捕猎与火山活动，多个象龟亚种已然消失，如今幸存的种群也正面临气候变化、物种入侵、栖息地破坏及外来疾病等多重挑战。

在研究站内，有一处特别的展厅，陈列着唯一的展品——世界上已知的最后一只平塔岛象龟“孤独的乔治”的遗体。这一亚种极其稀有，尽管人类多年努力为其寻找配偶，但为其繁衍后代的希望最终还是落空。2012年，它因自然原因离世，这也意味着该物种的灭绝。如今，这座展厅以严格的温湿度与光照控制来保护这具遗体，使其成为加拉帕戈斯乃至全球物种保护的一个象征。

厄瓜多尔生物学家鲁文·佩桑特斯介绍，近年来，基金会的象龟繁育项目取得了[illegible]岛孵化培育，待幼龟长至5岁后再放归原岛。“为了让象龟更快适应野外生存环境，饲养员每周仅提供3次食物、1次补水，以尽量模拟自然生态。”

独特的地质、多样的气候和偏远的地理位置，使加拉帕戈斯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其中约40%的动植物为全球独有。这里不仅吸引了众多科学家与探险家，也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据加拉帕戈斯国家公园管理局统计，2024年，群岛共接待近30万名游客，其中超半数为外籍游客。

在这片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土地上，处处可见人们为生态保护所作的努力。道路旁的西英双语标识提醒游客与野生动物保持至少2米距离，禁止人们使用闪光灯拍摄；海湾入口处，醒目的告示建议游客使用珊瑚礁友好型防晒霜；游船上，船员提供可循环利用的餐具……

“在这里，慵懒的海狮随性地挡住去路，海鬣蜥悠然地从镜头前爬过。潜水时，海马、海龟与鲨鱼竞相掠过眼前。如此近距离地接触野生动物，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保护环境的意义。”来自墨西哥的游客布兰卡·利纳雷斯感慨道，“唯有如此，这座‘活的自然博物馆’以及全人类的地球家园才能生生不息。”

（据新华社电）

孟宪雷 廖思维

本版编辑 韩 叙 杨啸林 美 编 倪梦婷
来稿邮箱 gjb@jjrbs.cn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读者服务邮箱：jjrbdz@jjrbs.cn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20170090号 广告热线：58392178 发行热线：58392172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3:20 印完时间：4:20 印刷：